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願學集卷六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王時發

頤學集卷六下

明　鄒元標　撰

誌銘

明先考雙崖府君改葬白沙墓誌

嗚呼惟我仁考即世者十有五年矣不肖男元標叨中鄉試時方食貧乙亥春王正月擢厝仁考始祖刺史公墓椅形右薦紳先生及堪輿家過而稱吉壤不肖男竊

疑北向前嶂隅江而遥堂氣蔓衍數欲改卜會登第後即貶亥步所窮處幾七年春雨秋霜翹首南望淚未嘗不涔涔下也癸未荷詔還北闕羈縻南北願莫之遂丙戌夏五月以狗馬病軀叩首天閽幸返初服丁亥春始得枚卜玆地名白沙人形首乾趾巽兆源於兗亘里不知幾許蜿蜒而東南前仁峯崒嵂若笏若筆若走馬若騰蛟聳翠昂霄俯伏几席虔粤諸水滙爲巨浸環繞襟袖自文江折而左旋似足以安吾仁考之靈也者虛左

㣲為吾母百年基尊毋命也嗚呼惟我仁考孝友慈祥淹貫百家粹衷可質天日碩畫可籌八面竟不得一當以顯歷歷化誨諸子弟彬彬遠近施於家政祠祀攸舉夫士處崖隩潛德幽光常患表見無術不肖男以經術登甲第官禁籞不為不遇逦以伉佷之性逢世無資既不能奉三釜之養又不能低徊寸祿徼一命使主爵撰制者光揚泉户頫仰旻天潸然欲隕雖然吾仁考抆目千古世味皭然不滓寧以外至者為榮辱且不肖在夜

郎時思一望丘隴不可得今得以衣冠松楸時酹椒漿無瞻雲極目之感孰非吾仁考之靈皇上解網之恩哉不肖男如立身行道世必有握管元夫志吾仁考之大者無涯也敬百拜抆淚書於碑陰以竢

三孝友處士大叔東源公細叔龍橋公七哥鯉

洲君墓誌銘

三處士者吾大叔東源公細叔龍橋公七哥鯉洲君也大叔名濤字養源行八没在甲子年元某是時幼未知

我叔父之痛也長而有知先太安人每從爐頭述往時艱辛曰先大父善貧先承德與大叔成立始得有家先承德館穀度中大叔治外先太安人治內家遂隆隆起先太安人言及泣數行下常曰得其子有成立吾心斯安大叔善譚笑為人倜儻好謳歌一發謳生容盡懽常與客滛酉竟宵以是得病卒細叔名濟字養亨行一幼常受學先承德為儒不竟卒然善詩歌豪氣輒發於詩中無他賜愛憎隨口盡生平具前葬誌中七哥名楫字汝

通行七十八而孤以先大夫單植有成立七哥性最孝事母及友遺腹弟即古人不過覩予第喜動眉宇與族衆無隻語傷乙酉予官白下啓先安人曰七哥歲且不利可柰何先太安人驚曰兒期之來或無恙未幾聞七哥卒合室盡哀大叔七哥先葬黄家峽細叔葬前岫予慮爲水蟻侵乃捐俸卜葬兹地嗚呼吾蓋因叔兄而思吾先世孝友即古人不過云先大夫友愛諸弟如子然性最嚴一出言諸弟事若神明今兄愛厥弟以正言退

而誶語矣家有纖細事兄弟咨諏籌度今不聞問矣妯娌有隙必自責今聽婦言矣布衣疏食儉約今屑越矣祖先家世事必竭盡心力今若罔聞矣望子孫誦讀如農之望歲今勤惰弗計矣婚姻非華閥不通今任情矣予思先世和氣薰蒸盎行宜有今日而子孫方且自以為能飽食五穀不知稼穡艱難思培先人元氣者不知何心也銘叔兄益刺予心矣大叔子二銘曰吾思我二叔有内美而不及施兮吾思我七哥抱淳朴而克自持

兮孝友洽於庭闈綽有古人之遺兄偕弟父偕子叔偕姪並瘞玉於茲兮聊慰吾之永思貴子孫並獲嘉祉兮亘萬古以為期

吳解元鋋誌銘

余寓句最後得一吳生鋋鋋幼孤鞠於伯父州守明府二公時初從桐城歸尚未知名一日試得生卷不覺擊節曰此黔第一士驟聞者不無過駭未幾督學歸善李公蘇州馮公後先皆至首生且曰亡踰吳生壬午中鄉

試第一人駭者始服葢生文浸浸不作經生口吻神識時溢筆端連蹇春官不第則慁古之過也予嘗以正學朂勉生生嘗黙黙領之不吐一語最後訪予金陵始知生不弁髦予語聖學有圖日課有紀即夙與生語者五經手自抄寫俱盡勻諸士多有從之遊生毅然以師道自任而其弟鏞鐸及甥朱振祚咸信之深没猶心師之生不死所至未可量也記昔在金陵與予友蔣德夫商學予與德夫不謂然生執之堅别而致書予近悟於師

旨也生性敏而潜每坐必至鷄鳴書聲達旦常思及父母早喪淚沾沾下遂以嘔血卒卒時囊空如洗賴同年侍御李公助之而自薦紳知予者并知生咸為予并世道惜生不獨予傷心也生生於年月日子一昌春銘曰有鳥於此其文五色宜瑞王國鼓翼何之俾吾求其故而不得君豈厭塵寰之偪仄者耶

明勑封文林郎闕道御史筆峯余公墓誌銘

夫世有澤霈蒼赤力扶國紀元夫則其生必有自予於

大理余公卜之大理公初仕禾川予從家園習其品與
政最真去而為御史在三秦以與中貴忤中蠱幾不起
賴上聖伸法中貴而秦人若出水火家尸户祝侍御以
丁封侍御公憂歸用望起綰計事晉大理丞念封公一
坏未妥請得襄事而以墓中石屬鄒子鄒子於公為道
義心膂交不敢辭按狀公諱安字汝泰別號筆峯世婺
源沱川人冠緌蟬聯祖某父某皆以隱德聞父基任英
武參軍學者稱為株源先生特祀瞽宗公自幼業儒具

有至性束髮從叅軍宦遊白下一日忽念大母意甚急東裝歸省方行而家苦盗報適與期會大母驚成疾公左右調之愈説者謂公靈機所感云已而就婚應山令衙齋明年大理生吳夫人以病終於蔡店驛大理公方一歲公獨挈大理呱呱依棲而歸遂棄儒一意穀子而肯之學再娶潘母以孝事兩尊人兩尊人覺過生忌潸然淚下處兄弟及猶子産甘處其下而所禦侮分鬬俱陰為之地不令之知人有負國稅至二百緡者聽大理

言以俸代之而諸所焚券棄責者難盡紀大理以進士起家令禾川官侍御公所訓語皆如古名人故大理悉稟公指而行之稱名臣云時鑛稅騷擾海內苦中貴人在在揭竿予友人馮盱眙以隻手獨障楚氛逮公在都左右馮君無恐袖疏以請馮君閱之一罷鑛稅二釋諸逮臣三言西北水田可開則凡言榷稅皆可罷纚纚甚具馮君驚而曰不意江湖中亦有心廊廟者請得父事公疏方進而格不得上亦奇矣意不自得乃之太和為

采真遊過所謂不二和尚者授密諦歸意仙仙若有得也而不謂以閳侍御中蠱事憂慮而忽忽不樂遂終公之終也雖為子也亦所以為國也鄒子曰荗新法之興予日從斗室中當著三嘆兄從旁曰弟何念之深耶予曰此非兄所知也人之憂在小民予之憂在士紳夫小民而有疾痛士紳可倚倘士紳而駢肩受荼民將焉附言在耳未幾馮君出獄死大理蠱而幾斃瑣瑣諧臣生此厲階以公洞達國體如是惜乎不得聞於上也葢嘗

念國家養士二百餘年茫茫海宇力銷氛祲以奠疆圉

固國家者晉有南樂魏中丞秦有婺源余侍御楚有盱

眙馮僉憲三公皆爲予心友而馮則贄予者故予不幸

歎於室幸而覩三君子光輔於朝即吾用也公言雖不得

聞於上有予能行公言即公用也公可無憾矣獨念西

北水田一事徐伯繼衍卿言之方經紀而中讒罷今西

北有粒米如南人者未嘗不習田之當墾可爲國家永

久計但恐南人至地爲南人有耳晉天之下系籍即爲

土著何分南北留心國家者必不能舍此别為籌國計它日必有思公與徐符卿言者予誌公而并系以同事亦公疏中旨也銘曰峙鼎衡門抱璞席珍穀以繩武德以潤身彬乎郁乎藪澤真人憂切江湖三事欲陳未遂叩閽正氣彌伸超蹤玄圃脫屣埃塵桓桓大理為國藎臣澤需蒼赤節著三秦行有特恩光賁九京龍章赫赫奕世嶙峋

墓表

南京刑部侍郎贈尚書謚文端疎山吴公墓表

蓋嘉隆間撫有疎山吴先生者篤學嗜古一德初終不替予自入仕路側陪縉紳末議而知先生為一代完人云近畀棲田間野老述先生遺狀猶令人凜凜易名之典久而未雷太常議謚以維風闡幽輒首先生嗟乎日月綿邈明德愈新孰使之然彼其醇誠渾噩結於士大夫心故也吉水鄒子元標欽先生遺風敬題先生墓曰明名臣碩儒疎山吴先生之墓而為之表其遺事曰先

生諱悌字思誠別號疎山其先世蜀人自蜀徙南豐又南豐徙疎山代有潛德祖䏍父望皆以先生貴贈南大理卿先生未生時盱江舊道經苦竹村忽折十里而遠疎山而先生生識者已知先生為非常人自幼即凝重端雅長而聞鄉故大儒象山先生學得其宗寤寐不忘師事卓峯黄君復之白鹿與諸名賢切劘歸而道鄱湖舟幾覆坦然自如若有得也退而獨處疎山一覽亭凌高厲空穆然深思同儕竊䠨笑如弗聞也者辛卯舉

於鄉壬辰第進士拜樂安令以才調宣城令樂安政未
幾得民和行之日卑軹不得發宣城字民如子而上官
則苦其亢有時貴故舊邑令欲樹碑誦功德當事屬意
先生先生曰故無可紀述即有紀述而忘德罪坐令卒
不樹碑守壘而持衡索羡先生曰衡一也豈令有餘守
則不足以邪正異視耳守默然撫臣無如先生何瞷先
生上計考功氏則以夙負苦先生而邑民爭相戒無苦
賢侯卒完夙負其他救荒美政未易更僕數不知者曰

吳宣城傲吏也知者曰傲非凡吏竟以治行高等召入為御史是時賄賂公行即重金不足以當貴人一盼而先生隻手謁貴人實不持一錢首請振風紀具奏議中會南畿試錄弗當旨上怒甚譴罰有差且欲罷諸生制對先生抗疏不可逮先生於理已而怒解出先生而是科士鱗次蔚起為王國楨者則先生力也奉命督鹺兩淮首表章孝經以端士趨而泰州布衣王心齋艮故陽明高足弟子然行危獨衆㦸異之先生屏騶從式其廬

與語連日夜有契疏薦於朝欲倣吴臨川陳新會故事
雖不行識者韙之獻皇帝梓宮南附議者謂道出維揚
須毀民居而後通維檝先生以心計民居卒不毀先帝
優詔褒之先生雖在事時時念毋朱淑人不置請急歸
癸卯再除按部中州風紀凜然如折强藩建歸德郡疏
請祀伏羲與孔子同凡所刱畫不為一世計皆裕國訏
謨覺世大範俗士之所迂而避不為先生之所孳孳討
行不倦者也世方亟先生而分宜為政先生感時不可

為遂歸矣歸而永言邁軸者二十年惟與諸名德講求實學即干旌過里不得覲先生面閒常步田間農夫至爭道而趨人曰此非吳柱史耶曰柱史而垢衣敝屨耶曰垢衣敝屨乃吳柱史也今相傳以為美譚分宜敗諸炙熱者鳥獸散乃起先生於家擢太常少卿晉太僕大理二卿刑部侍郎卒公為廷尉為司寇娓娓求生一時有疑獄株連者衆先生欲生之而沮於羣議後竟得復生比者先生遺言為之地也諸生全者人人頂禮盎嘗

論新建學術一提西江從者如雲然於先儒家法稍異矣仕則譚任任則宗伊尹軻氏曰有伊尹志則可無伊尹志篡也分宜柄政楊容城沈會稽遭禍殊烈酷戍者纍纍不能死不能戍惟退而明志耳不知其所任者果志伊之志否耶是時論出處正獨吾吉鄒羅二太史撫吴先生三人不仕耳世以仕為任先生以不仕為任任孰重焉學則譚樂聖人所謂樂者自然性體非有所加而以縱情恣慾為樂去樂旨益遠先生須中情灑然而居

鄉遂巡如處子曰學以尊德性只是敦厚崇禮其與諸稱樂者異矣間有知致力者喜譚寂夫道體非有寂感先後可言語寂遺感語靜遺動身心互持動輒成礙先生曰執游氣揵息爲寂體與逝者如斯意天地懸隔嗟乎聖人復出有易斯言乎先生早事卓峯取證心齋觀摩鄒羅二先生靜謝世氛廿年幽探密證宜所學卓爾如是世皆知先生高不知先生學知先生學而未知先生之學所以邃且深非壓如世儒以名相自持也謂撫

數百年象山先生後見道分明如先生者葢鮮其人矣予故備述之令異代有所考鏡焉

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尚寶司少卿雪松潘公墓表

予歸山十年髮白且老懷友一念窮且益堅屈指生平交道不少一見令人捐形剖心情曠神怡則吾友去華潘公其人哉潘公與予定交在癸未秋予初入朝公且捧檄為溫州李去為予留而聯榻者數日既公為侍御

以言事播遷道文江相對又數日庚寅予調南北部公亦量移至相眎期年莫逆於心公徙尚寳久不調聞公杜門述易予欲請潘氏易玩而老馬公遒以病卒予時思公不勝心折而公子鯤衡至以墓表請即不請予亦有言藏之箧笥刿公子泣血遠至予曷敢辭按狀公諱士藻字去華學者尊為雪松先生世為婺源桃溪人代有名卿曾祖鉞即森七公父澐以公貴贈尚寳司少卿當潘氏最盛時森七公過計而徙考槃及公生而才贈

尚寶公復挈公而歸桃谿十八補邑諸生隆慶庚午登
鄉試萬歴癸未成進士授温州推官近時理官為上官
耳目一切逞氣燄陰險刻忌諸同僚及各屬咸謬為恭
敬而心實憚之公盡損其觚棱自僚長以下推心置腹
事無大小不為踔絶駭異惟期於平所上温州政議為
地方久遠計甚悉諸小吏有才諝者汲引之盡力而不
逮者覆懲薟瑕以需後圖聽讞有盭倫常者痛懲之不
少假餘即犯重辟悉心求生比是時守衛公承芳為名

二千石而諸郡丞以下政益有名咸公同心之力兩臺及觀察使賢者習公學行不敢名公爲屬不肖者即忌公亦不計曰吾道如是丁亥台公爲福建道御史不三月以上修省疏左遷粤照磨公爲言官海宇期公與公自期待道政長遠亦不以能言爲事疏温厚煦至無大痛哭流涕語公不能久立朝端此其故難言矣公初試銓曹諫臣論云克己而後能格心正身而後能糾邪銓臣讀公論者動色相賀及公得貶人人以公爲能踐斯語

公既遷惟玄惟默力前二語以自檢戢未嘗少露怨誹
態越四年召還積官至尚寶少卿自庚寅冬予調南外
凡曾經建白落職者陞擢輒不得旨獨公徙吏部徙符
丞徙少卿輙得旨吾黨咸相慶曰公為碩果衆陽之階
也而一陽復剝落天其謂何公生平居家立朝所至以
學為事常樞趨先正羅南城耿黄安李溫陵門最後為
文潔鄧公深知即方外有一長足當心者公必叩首頂
禮曰師曰師不敢忘計偕與焦翰撰祝給諫為縞帶交

聞友有一善足稱者必與定交以身下之惟恐失賢者
心世學者顓顓守一先生言公遇畸人得異傳常自信
質諸鬼神無疑一段秘功謂天人不隔纖毫信者自取
具載易述中德無常師善無常主惟公有之公立朝惟
埋光鏟采調護善類為事海宇善類人人倚公若嬰兒
依戀慈母以公慈衷厚德其凝承宜無可量年僅望七
官僅五品士林聞公訃者相向短氣若名嶽之摧巨峯
而百鳥之失靈鳳也悲哉然公孝慈忠實儀於鄉邦鴻

誤佳譔照映今古天畀公寄斯文之傳者葢在此不在彼予不復以世語悲公矣敬摭公大槩彰之墓道令公予磨石勒辭俾過公墓者讀予文有遐思焉公諸懿行及子嗣嫁娶具狀中不復列

明純孝篤學封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簡菴

湯先生墓表

古今元夫力扶人代非獨身有之其先必有績學緼義之士為之砥礪其德度而匡輔其初終其所醞釀者久矣

人知湯侍御風裁凜凜社稷所托而重孰知其得庭訓於尊人簡菴先生者深哉侍御巡八閩予聞其厝置以為聶貞襄再世不謂以尊人訃歸歸未幾以先生墓表見委夫樂道名儒遺軌以照耀來茲元其夙志何敢辭按狀公諱鍾壽字用道别號簡菴先世為全椒人以千夫長來義興則自起宗公起宗公四子伯官中都仲世莊浪千户而叔德季中則仍宜興中生誼誼生恂恂三傳諱儒者則公父也公方八齡而孤賴節母夫人矢栢

舟植公於學而為諸生自少在諸生中即以莊嚴見憚邑有萬文恭王孚齋先生皆以學為士林祭酒公並得師事之執經事孚齋先生最久孚齋先生方講誦倭猝至諸城中鳥獸散公聞仍講罷乃散其臨難不亂如此亡何又師事周都峯王龍溪兩先生二先生皆稟新建功令者而公獨於周先生步趨矩矱不踰周先生喜夜坐先生偕吾友叔行侍於金山寺頂者亦如之坐久出門外觀天地萬物莫非吾也者恍然有吟風弄月氣象

不欲歸周先生以子舍久虛諷之歸始歸或有習王先生學者先生曰吾以不可學王先生可不失為事王先生也者人益服先生之定先生學正有見而内行純備事節毋備極歡愉節毋稍不愉晚年猶請伯俞之杖節毋不悦不止訓侍御君也一以學諸先生者發揮之大段在主敬主靜分别義利曰心如六馬不敬與靜是馭六馬無轡勒也不分别義利是巨室無藩籬也居嘗閴然一室即侍御得雋報至人窺公何狀兀兀蒲團未嘗

色喜自拜封侍御隆重矣而未嘗以輿馬喧赫里中有司罕窺其面訓侍御於官下猶力侍御在西臺語曰言官在孤立一意真心謀國上不比天子中不比宰臣下不比僚友相傳為名言舉世以比成風而公獨以不比勅侍御公獨何心豈所謂比之自內有孚盈缶者耶人曰湯先生學不為危言以此訓子亦以此訓門弟子終其身門弟子有泣慕不置者此可徵先生學矣先生於鬼神權勢毫不置念里族有疫手一一調劑之數百指

有起色人謂疫無定衙者於先生不然村有寢丘者相傳多鬼祟先生暮行吟其側視胡敬齋與鬼相倡和者不殊江陵時士苦得一青衿有勢家子竄而入邑籍諸庠士羣而訴於督學直指直指盛怒臨之曰罷之無名命諸士如欲扞文罔其請於白下以諸生無復之矣果皆中道散去獨先生與一友之金陵直指辭色甚厲假它威恫喝之先生庭辯不屈不撓直指卒無以屈先生正議竟黜二人籍澤宮田千頃不清者且久先生出而履

畝鱗然一新人謂先生有鉅才且定不知先生之學與才皆自學問中來也嗟乎世之所譏詬者惟學耳今有盛服先生明先王絕學接絕來裔世不怪則迂必至逐而擯斥譭語不遺餘力周先生萬死一生出囹圄幾何時即出憲東魯又逐之歸王孚齋闇然里巷先生偕吾友叔行不難以身下之式其步趨擬其心神至令二先生之學火傳無盡先生臨老謂侍御君曰與人為善之念老而彌篤以故先生終其身獨處一室而不為寂善

益一鄉而不為孤駿發侍御始以善善豫章繼以善善天下皆先生之善也彼謂學無益者是自甘於不善倘不自甘於不善舍學無明善路矣公生嘉靖戊戌卒萬歷丙午享年六十有九狀載公介潔恭誠光明淳懿不知人世有機械事然此皆公緒餘葢公既與性天者游一切粹美如電拂漚浮為而不有過而即化獨載公晚逃於酒慕淵明康節為善處世然淵明賦詩責子而康節子不聞其扶日轂舒世艱何如公有子為社稷臣更

復何事猶托之乎翹蘗豈公所棘於衷者非一身一家之私難得而言公自得者誠深亦可以覸世矣鄒子謹題公墓曰明純孝篤學封侍御簡菴湯先生之墓先生簥再拜命至御史誠自貴不以侍御貴矣過先生墓者曰此故節母子而孝而學行表表士林者必肅容而式焉鄒子簥嘗記節母坊表貞裕墓茲復表先生墓讀者謂鄒子有一愧辭乎子嗣嫁娶詳狀銘不具列

承德郎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中岑曠先生墓

表

此予友用良先生墓也偕元某舉於鄉者郡二十人並游胡先生門者衆多求不言而信不戒以孚則用良其人哉用良先生有子世禎為予門人持先生狀求表夫世禎即不求吾當别紀以為士範矧其情迫予安能辭

按狀公諱驥字用良學者稱為中岑先生世居敖城為鼎族以詩書禮樂聞邑中曾祖某祖某父札以公貴贈文林郎文林得先生最晚而最鍾愛憐先生體薄常别

貯食以待先生惡其與客異命徹去人益器之二十為
邑諸生最為太守滄溪黃公所禮當黃之為守也愛公
加之膝及為督學知公宅憂怏怏厚賻而別癸酉舉於
鄉舉主廉先生貧而室於火欲有所關說先生辭曰驥
不肖辱鄉舉葢以孝廉進者若有所私是以廉進而以
黷終某不敢舉主不悅然有竊瞷而賂君重金者至矣
君辭曰某腐儒今雖室於火天戒孔嚴不足以當君之
賂請辭其人哭而去已選河南汜池教諭先生喜而召

諸士至曰今世以河東為吾道鼻祖不知是時有月川先生故與河東頡頏濂洛者諸士生其鄉而不紹述其學吾忝士師而不以正學相廸勉類齷齪刺促取容則盭吾學吾不敢於是矢心與諸生約曰淺言即庸行即神化淺言先生自況也予友孟雲浦以學為士林嚆矢一見與先生莫逆曰吾中州何幸得明師邑人益尊信而稱曰興道先生已陞興山尹興山楚僻邑人謂邑如斗大不足以容名賢先生欣然而往我非牛刀割鷄所

宜至則盡洗往者因陋就簡之弊首範士次範民又久之
新學大抵先生絓潔如處子民默孚於文物儀度之外
故若刃遊若弄丸稱神君慈父予友李中丞克菴特薦
公治行於朝陞順天理瀕行邑人蕭公儀尸祝之車軛
不得發李順天又以愷慈著聲所甄別淑慝洞如觀火
而歸本於恕以成美掩慝為務君子固慕公德厚即小
人亦無所悍四載陞刑部廣東司主事方二月以理順
天時議珠寶事奉旨外謫先生之被謫也知者曰此屬

民部民部視往例亦殺言臣無單詞及君君胡不辯白先生曰小臣有罪得謫為幸人益歎為長者歸而勸駕者紛至先生曰吾歸已晚別築一室曰吾將老焉曉夕與諸同輩譚學外無別語大都先生之學與世之敏給辯駁者較則先生如訥如愚如鈍然起諸古大儒與先生游先生誠而敬簡而靜端而無邪視官如家視隱居如明廷大儒當為遜服故與先生處也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月計不足歲計有餘終身以為不可及先生其人

矣嗚呼世居里居官而蔑視先民典刑又嘐嘐謂今人可欺過先生墓亦可以回面內熱有餘師矣予故樂著其畧以與吾黨共式焉子一人即世禎能世家學孫某公生某年某月卒某年某月娶某氏封太孺人幽靜端莊以孝慈聞與君比德並垩懿行詳銘中不具載

屠節婦吳母貞裕墓表

貞裕者上從繡衣使者請詔旌故贈孺人屠氏夫死能亦身矢節又訓其子侍御君為世名儒故顏其棹楔曰

貞裕人稱者不以氏而曰貞裕尊之也余讀列女傳至割鼻截髮咬指以節殉夫世未嘗不嘆曰烈則烈矣不聞其裕後何若甚至使其夫不免為若敖餒鬼此徒以身名者也若孺人者難矣孺人益屠揮使爵女而適吳光祿公冢嗣贈文林公駟未三年卒孺人孑然一身與杞梁妻三無所倚者何殊而孺人以夫靈為倚以影為天至十年而侍御君達可始生得請公宗立為嗣更三十餘年煦育教植侍御竟成進士奉孺人養會稽卒完

名皎節與赤日輝月相掩映而吳越間賢士大夫咸播之聲歌繼彤管世世罔極豈非難哉世或有閔㲉音悽然不忍其先世顛越以蔑抱蜀者當侍御未生時孺人十年中煢煢曉夜孤燈明滅艱辛憔悴之狀忍死以待所不知何人而竟得嘉魚公仲嗣為子夫人又有守其子蔑視箕裘蕩佚先世善物至末年落莫閭閻誰語者孺人目侍御君翺翔皇路夫世亦有視其子顯庸者不過蠅營拮据為祿寵計侍御君又孳孳以正學著聞孫

正志又為世偉人正志子又復鵲起孺人所以事天者
固純至而天所以篤孺人祚者愈隆愈熾益交相助也
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
惟終則吉惟吉斯裕孺人以之不然即有子立立而未
必賢且貴賢且貴未必奕世雲仍若是者豈非天哉侍
御嘗私告予曰吾母外家中替而絶不以銖兩私外家
治家勤儉井井有條達可立矣有齮齕者毋氣棱棱不
下遂息吾父子今日皆吾母甘荼茹蘗受天之鑒故達

可治家一尊吾母約束有蕩而侈履盈而不知滿一不敢以範家予聞而懼然成周盛時公卿士大夫濟濟砥礪羔羊素絲者皆本於内政之助而家道尚嚴侍御君祖文肅公綱紀人倫迄於今數世藎臣貞婦後先史冊非其植根者深耶予故琢辭表貞裕墓道俾它日紀吳世家者采焉

歐陽康節婦墓表

予門人蕭生鳴鳳篤論士也常語予内姻歐陽康母苦

節狀輙為神王一日以書介毋子叅軍習謁予予肅而入其人貌恂中恬與之語竟日大恱乃手諸名公序傳求表予不敢辭按狀毋嵆龍泉人處士康女適歐陽欽孔欽孔卒時毋年才廿五時習才兩月欲絶嫗諷曰夫死不死在兩月孤兩月孤如生即爾夫生之年而夫所以飲恨不得盡子道者職爾是賴爾即從夫地下老者呱呱者將誰適為命乎毋聞稍解強啖糜而謝曰毋言是夫吾身豈必一死之為䂍䂍吾心死可矣早夜敝形垢

容坐卧一房闥房闥外不窺左足有妁以它語告者輒唾其面而提刀以眎有事當闗白者一女奴遞相傳女奴憊則再更終不令一童將命葢不惟絜潔其身而庭以外肅如矣奉事姑惟謹以當子訓時習法以當父而鞠育保愛則毋道亦極其周悉令辰佳節未嘗不嘘唏涕洟及習既長立而顏稍解享年五十五而卒人稱完節云鄒子葢嘗論貧富之殖節者難易葢相懸焉貧則勞勞則思善自經營饔飧外計無復之矣乃富則佚佚

則思逞其臧獲未易馴也中外窺伺以為奇貨者未易彌也而紛華綺靡洞心駭志者晨夕未易忘也此非氷心石腸從風濤中砥柱未易能也歐陽在淑以素封著習雖稍遜諸室然在宅邑亦稱上駟以匹婦而能亦身託兩月之孤以不隕家聲代夫終子道父道可以為難矣予謹題曰明貞淑歐陽康母之墓玄堂既扃壼範猶存蘭芬可挹彤管不磨矣乃士大夫明詩書知理義委質王家有權可趨熱可炙輒不難以父母體虧辱不顧

至不知節義何物過獳人墓下者當回心而易行焉易曰恒其德貞從一而終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予表毋有遐思矣

傳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平泉諡文定陸公傳

夫宇宙信寥廓矣然必有棟世之儒出則正己處則繕性迺足以照八紘憲萬禩此其人洗心藏密不事莊嚴

渾渾噩噩與天游衍天命之為人國蓍蔡者是純德之守也我明則有蘭溪文懿章公懋吉安文莊羅公欽順新建文潔鄧公以讚鄧公前輩有雲間陸公四公享年陸公近百章羅二公八袠鄧公幾六旬皆以文魁天下官詞林名絓朝請身寄丘壑清風灑灑如鳳凰翔千仞不可羈縶同出一轍學術章羅步武濂洛陸鄧二公旁通宗趣非膚儒能億度元標生也晚辱鄧公莫逆鄧公往常欲得當走雲間跪納公履問道每逢人起居公道

公屢沐恩存問走馬郊迎鶴髮朱顔端笏馬上仙仙乎

色澤神王私喜公百歲未艾迺近有傳公仙逝者翹首

南天不啻太山之頽而又恨東南無從也公子大行君

以傳見委夫元其擯棄於時如隔世陳人大行君索之

枯槁沉冥中其亦以公生平未嘗以名位為念元某遂

忘其謭陋真所謂識其小者若志公之大有國史在公名

樹聲字與吉别號平泉松江華亭人也曾祖庭訓祖蘭

父鵠號志梅俱以公貴贈尚書陸故三吳著姓以父志

梅公鞠外母林遂冒林姓公洎兄弟中丞鼎貴始復陸
世有隱德以孝弟力田聞當公初生母沈夫人夢日投
懐寤而生公方彌月外母抱而墜地血涔涔被頟急以
灰并裂尺縑覆之衆甚危謂不者且眯目迺數日灰去
睟子烱然射人又能行渡危橋墮水中若有掖者得免
其㬋如此長而時手一經為業家諸力作者惡而奪其
經命從耕公亦黽勉從耕為蘆刺其足内自傷而猶私
誦讀不輟族子偶過以課業示公公方偕衆播立從播

所搆一目示族子族子驚而走頌志梅公曰吾家千里駒公柰何不自愛惜急宜縱之學志梅公猶難之會輸賦入城携公守舍鄰有王塾師者宿儒也公聞其講而悅之請於志梅公就學志梅公携之塾所著田間衣見諸學子覩其狀竊訕笑之公不為意志梅公請王師立試之文成王大驚而語志梅公曰吾徒寧有若兒吾亦寧能長北面若兒公幸自廣自是每出試輒屈其曹偶為郡邑督學使者首拔登庚子應天鄉試第五明年會

試第一人制策奉御批第四抑置二甲第四選入讀中秘書當公計偕時松守王公夢入帝廷廷下羅而拜者種種口稱公名曰善人善人守覺而異之名公李夫人父文學君詰公素李君以不苟對已報至公魁守内守曰夫夫也幽贊神明世間行亡論矣公為吉士之明年念志梅公心動疏歸省又三年入京故事無它授者公見分宜無加禮謁分宜子又倨鄉衮謂公必求一言為道地者公復不言與講敵禮而紛紛遂欲議公它授者

矣張公文敎故庚子南畿舉主夙器公宣言曰陸生戇
與其臺省令之戇也不若令之拜部郎無所容其戇也
文毅意實不平聞者憚其戇又以公議不合始授公編
修公為編修惟鍵關孤立一意謝絕諸賓客一日偕詞
林入壽分宜衆服吉公獨青衆問故公曰不知分宜目
屬之又分宜宅盆菊繽紛衆以事至爭相呈身取色笑
公從後擠諸人曰無壓倒陶彭澤聞者解頤里有館師
初入館受分宜酒跪而飲者公怒髮上指語喃喃不休

文端高公目曰乃公性發耶肘而拉公出是時詞臣多攻青詞為職業公謝不為閣臣間持一以屬公公曰方治家報在又掌廷試卷分宜業有它屬矣公故亂其卷分宜無所得止一日文端高公曰京察迫矣吾儕與諸羣小落落將不利公曰彼如何辭文端曰浮躁得無似之公大笑然分宜雖不悅亦終不能有加於公同館有為冢宰不禮者羣訴分宜所分宜曰公等如林維吉閉户寡交彼横逆者何施公是時偉望鬱起而吳門安節

袁公為給事有方名疏公靜正為詞臣冠冕人以安節為定評公方乞省聞志梅公艱歸六年起補南國子監司業未幾請歸闢適園若將老焉辛酉晉左春坊諭德署南翰林院篆復改北侍讀不赴乙丑起太常卿掌祭酒事公貞教樹軌惟畧去繁瑣所著汲古叢語及諸訓條先定志歸於慎微國學奉以為功令猶好獎借愛惜人才有生閱牆兄具單詞公麾之兄請之力公曰吾不忍覩爾手足之交相劘也暹之兄弟各悔銘公德不忘

故丞華亭子肄業國學公獨垂青曰以其父廉吏故說者謂公取善詳而惇故周凡入厲夏楚張欬順不能感人十一公感動人多於精神盻睞中今國學稱述不置戊午晉吏部右侍郎以病請越三年起原職并教習庶吉士者再又兩疏辭時新鄭抗機務遇不如意事輒三嘆曰平泉鴻飛軒舉吾甚愧之而内江趙文肅猶心嚮公以為得公老成人左足入朝上亦為感動壬申推公内閣者一今上御極特簡耆碩晉公禮部尚書疏辭不允公

始勉赴然公回首去國時二十年矣陞見畢江陵首謁六卿於江陵多改容事之公亦以先輩自處席必端言必盡江陵滋不悅而所署部務絶諸請託會建和議增歲幣事屬儀部公曰人欲無窮國財有限以有限填無窮涯壑恐不繼今識者偉之禮闈届期公詗知江陵欲私其子而以公能塞羣望者勃然欲歸時有進語于公者曰今非昔相公幸稍透迤禮闈柄軸在曉夕間且江陵意固屬公同事公心惡其人怒而曰迺翁二十年出山爲門墻鈞軸地耶行矣吾家

纑尊無恙遂浩然請歸五疏温旨聽公歸公條列十事曰辨
宮府抑戚倖斥貂璫皆觸時忌江陵得之心動曰誰令乃
公為此者擬泛旨報公無大臣禮不獨德望如公已也傾
國人覩公歸不無失望江陵走而別公公卧床拱而別江
陵以問公繼者公舉陽羨萬公闇林公對林即公丁未禮
闈所舉士者江陵竟用萬公歸卧雲間者三十餘年真若
潞公司馬居里尉薦者無虛歲倚公為重知公不以剡疏
重矣三十年間始而有弟中丞公樹德請歸侍既而子大

行君彥章請終養上嘉其孝特與常俸士人高而榮之
又從子司功君請南侍芳晨良夕公舁籃輿出遊先之
日天雨公至必開霽說者謂公不但得人又得天公坐
輿間丰神矯矯咸作天際真人想奉特恩加少保夫米
又賜存問者三早年艱嗣以族弟子愷為子更名彥璵
晚而得大行君仁孝端亮目覩孫曾詵詵備極人世福
祉而公退然穆然時寓招提時棲名園宴心木榻類若
行頭陀一號無諍居士一號長水漁隱一號適園主人

一號九峯山人一號大歇生所著有汲古叢語適園雜著禪林餘藻清暑筆譚陸學士題跋耄餘雜職長水日抄病榻寤言善俗畋議公約陸氏家訓公最精於易而又熟究諸儒先語畧凡陰陽消長卦爻吉凶必窮至極與皇極經世相表裏汲古叢語曰潛不必在下亦有上位當潛勿用者亢不必在上亦有下位當亢有悔者六爻虛位位虛而理實擬而用之存乎其人此義孔精蘊論二氏禪曰絶學玄曰絶聖此為已學既聖者向建立

處掃除名相非謂未嘗學未嘗至聖也而可言絕學絕聖儒者曰為道日損使未嘗學也何所絕哉真抉二氏秘藏間論良知曰陽明感學程朱者支離故直指本體而言學者詳於講良知而於致處則畧坐入虛譚名理界中如禪家以無言遣言正欲掃除前人窠臼後來人復從公無言中作窠臼足為王學忠臣公素無恙偶示疾遂長逝先之日所署後事字畫遒勁大行開視之始知公死生去來真自由者啓手足時頭尚熱遍體柔

和作黄金色里人望巨星從田間及屋角墜者二至人之生與終豈偶然者論曰陸公棄軒冕如遺土也世高其節處林皋翛然也世羨其達不知公身依日月寧忍以高爲名而與寄丘園穆穆熈熈葢兩有事焉當嘉靖及今上初政時寧公得志日乎公黙感者良深而林居退然若谷所造者淵矣淵明田園飲酒詩曰悽悽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世皆以淵明閒淡絶物散誕自居公謂其正雅操堅持苦心獨復處

嗚呼公苦心獨復誰則知之鄒子謂公道淵明者正自道也夫

書平泉陸公傳後

余反覆陸公行紀而知公品格自少定矣公為諸生食貧邑令朱公受而周之不受傳經里中里中兒不竟學者却其贄又不受夫窘迫中一介必嚴奈何利達時三公能易語云觀人於微窮視其所不取於公益信譚者曰厚德淳衷使公為相當何如予曰公語云為宰相者

先德量次器識次材能宰相而斷斷休休用才皆其才也斯言也公於相何有顧公之屢仕屢退者憤世心切不欲枉尺直尋耳雖然孟軻氏歷聘列國以達尊自處其言曰輔世長民莫如德輔者如車之兩輪長者如物之條達翼世長養之義非必都三事履鈞衡之謂也德在廟廊廟廊為政德在山林山林為政不論窮達人皆有事焉公都四海無瑕之譽者六十五年四海人聞公名凌競者飲氷懦弱者霆奮公之翼世長養海宇久惡

在其相不相也乾之九二見龍在田曰天下文明釋者曰雖不在上位天下已被其化人臣之或見或隱者似之漸之上九曰鴻漸於逵羽可為儀釋者曰逵雲路也鴻於磐於干漸進於此而雲飛也人臣進退高潔不累于位為士君子矜式者似之此二爻惟公以之太守蔡公謂公常有云陽窮於巳公以巳年生巳年終似若為今日券契予竊謂巳屬離離文明之象又屬巽巽屬東東陽氣萌生鴻之來也始於春公之年有窮也天下被公文

明羽儀之化不可窮也吾吉故祀諸名賢諸後進有及文莊文恭二公學者予告之曰君且亡論二公學回首豫章昔時廣信貴溪分宜何等時豫章人從紅紫中爭妍二先生向一丘一壑自怡念及此不容不令人搏顙下拜聞者各惕然公當同里得政時亡論海內不得一面公聲響俱幽如神龍藏之九淵善乎乾之九二以見龍在田為君德蓋德而能為天下萬世師者即君也蓋言窐也又曰羽可為儀不可亂也非不可亂也不能亂

也并附於末竟仰止無窮之思

刑部尚書鑑塘朱公傳

公名鴻謨字文甫别號鑑塘山東青州人祖朴隱父得正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五世單傳朴隱公憂之日禱於神夜夢星如月落前楹而公生公幼方五歲母程夫人棄世公哭之哀識者知非凡兒十五補郡諸生為文出入經史不作儒生語吾宗頼泉公督學東魯得公卷心固奇之夜夢虎吐明珠在庭光輝灼天

不知所謂心疑必得佳士開卷得公又姓朱大喜公初名鴻吉遂為更定今名挈公入衙齋朝夕討論學大進已已遇超貢業心屬公公不至後問故公曰謨終不以師愛我而奪先輩榮名公益器之庚午舉鄉試第二人辛未成進士有習公素者乞銓司而得公為司理公至如貞女絓潔其身手棱如太阿出匣不容逼視吉郡多要臣有來干者公出其赫蹏示人要臣惕息然亦以此府怨忌不恤也訟者訴兩臺人人願得朱青天而質成焉自

兩臺下不敢名公為吏而吉諸名徳士咸私服曰公骨器泠泠相戒各邑無犯約束從公陶冶者皆為名士取高第幾遍西江久之公亦與諸吉人相忘曰兹道義鄉也匪吉誰容吾戇丁丑大計有同僚陰螚公者曰公執法過嚴而民苦公當路不無少動吉孝廉幾百人咸聲言曰我公濂洛中人吾吉數百年僅僅見此此而可議則吾等叩九閽為公白究議止卒中前議内召授公南道御史公至方兩月會江陵不奔喪杖諸言者於廷公

得報杜門不飲食淚簌簌下李夫人數使女輩晉食而公不御夫人從旁泣曰親老家貧去牛衣幾何時而忘耶公推案曰無多言死矣夫人不能難公草疏申諸言者具載疏中婉而切和而爭語語血誠讀者一字一淚勿欺而犯惟公有焉江陵欲逮公而中解以嚴旨勒公歸公得旨跨蹇驢出石城門酉都人相指嘆曰小民無福為御史民也歸家尋所謂朱家莊者而隱焉手書壁曰洋水樂飢讀天下書不談天下之事康莊擊壤生聖

人世願為聖人之氓洋水康莊即公隱地名日與馮孝廉公子咸講晰天人闡繹經史諸使者干旄至公門返終不得一望顔色去七年詔起故官不二月旋丁通議公憂歸又三年起補河南道御史巡按江西江西故公舊遊地士民聞公如清獻益州重臨賢者心目為開不肖神骨為竦諸貪墨吏多解綬去公至敦尚風教黙持大體戊巳間無歲所至賴公為生疏請蠲積逋減窑額詞極悽楚上特為停寢父老謂自唐貞襄公龍後不再

見馬益貞襄公救民兵燹後民至今尸祝之云公還朝晉光祿少卿轉太僕少卿會議與重臣忤即拂衣歸益重臣與臺諫邪者比而公與洪陽王公以公議規匡不入公遂歸明年詔起大理少卿晉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廵撫應天公為操江撫應天會倭事告急諸騷皇者多屑越帑藏為備倭計公獨察地理要害與夫兵器朽敗者飾之諸子弟弄兵者戢之不妄支一錢曰吾安能以未至之倭擾久安之蒼赤乎久之倭不來吳亦不困吳

賦重多倚豪右為窟穴公精心計與諸長吏講求畫一法初或難之而久亦稱便公居常自語使在吳十年可使家給人足而惜乎公以遷右司寇行矣公所戢諸兲兵者皆宦族力能變白為黑謂是固無兲兵者不知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小懲大戒小人之福公以一身而犯勢族公獨何心法有所必伸情有所不忍故也公既遷去即忌嫉者不能有加曰清而肅公而正海忠介後一人爾公為少司寇為國守法法得公平然推公為少宰

為少司馬者至再俱不用比其故難言矣戊戌公遂卒至不能為歛大司馬岳峯蕭公及符卿益軒蔣公北部靜所劉公醵金始得具棺歛公貧矣世固有陰縱子弟多厚藏陽市貧博廉名者若公之貧豈至死而後見哉為理官六年衙舍雨注地不可足公以盎支雨以履涉者三年不問李夫人布衣蓬首諸臧獲弊衣垢面如入蓽路藍縷之鄉未嘗從宦遊也按西江歸諸尉薦者多厚幣走謝望公門書亦不省諸役冀公勞始得歸迺不

得公一面多典衣歸撡江稱貴顯矣李夫人飲食衣服
無加平時宦愈久節愈堅公雖欲辭貧得乎公生平心
儀端恪萁公爲學務勿欺大庭以及屋漏無墮容公卿
以及走卒無飾辭尊濂洛闗閩矩矱如護要領眎世之
新學如操戈入室恨不屏逐之曰此亂吾道者一日與
元標譚輙動容相戒曰吾生平於此理校勘得深吾心
不動久矣子無為所惑元標謹頓首受教方期臯度吾
師以老而公下世矣公與人處一定交終身不忘平居

未嘗談人短長聞人善喜動顔色見一才推轂不容口
會試常爲趙文懿所取士文懿以國士器公文懿用公
於定國本及救郭侍御密有奏記不欲以文懿顯名然
文懿始信公後亦不能無疑公公没後始有得其稿者
善不近名學惟著已公其人哉馮孝廉謂公篤行似吕
涇野清介似孟我疆風節似楊斛山經濟似劉忠宣馮
宗伯謂公朱紱疏越可謂兩兼予竊謂公學術上尊孔
孟近守濂洛葢我明慥慥大儒如公不多屈指矣鄒元

標曰世知公者以蜀臺一疏及公所至節惠凜凜然不知此公緒餘耳予故畧而不論公博厚如淵屹立如山推之不來麾之不去語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所稱社稷臣醇儒公無愧矣使公得永年光日月而扶名教可勝道哉

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貞

復楊公傳

公名起元字貞復學者尊為復所先生廣東歸善人也

曾祖天祺號木齋父傳芬號肖齋皆以一經為名諸生而肖齋公又從湛宗伯遊公自幼聞正學言動舉止咸莊重不苟十五補諸生二十一而魁於鄉三十一而成進士入讀中秘書當公中省試之年會有詔釐正文體獨公文勃萃理窟海宇既爭傳頌之而計偕不偶讀書白門者若而年然於諸儒學旨枘鑿不相入忽市遇建昌黎允儒與之語胸中豁然詰曰公何所得此曰吾師近溪羅子公遂與黎聯榻者半年不忍別明年成進士

偶羅先生以貴捧至遂稟學焉時江陵禁嚴凡譚名理
士一槩擯斥有欲中人者曰此道學先生公不難北面
先生其勇可知言臣旋擊羅先生歸而公踰年拜編修
久而思曰吾師且老不親承謦欬將身謗我師乎因奉
冊封遷道訪羅先生從姑山房公嘗語予曰吾坐師春
風師未語予未嘗問惟覩會堂上長幼畢集融融魚魚
此即唐虞太和景象予終身不能忘會有善肖像者肖
先生像於室出入必奉以偕晨夕有事必稟命而行以

此學化於鄉鄉從遊者衆具載黎子來粤記巳之南都之鳳陽鳳陽諸人士請公登壇公語曰窮而道明惟我孔子達而道行惟我高祖高祖以斯道重造乾坤沭浴於先天化日下者不知誰之功此高祖所以為大也取祖訓重譯其旨舊都人不忍别公南中刱近溪先生祠諸稟學者衆獨新安為盛公没後予以公影響寥寥近秣陵紀聞出而知公火傳無盡矣時倡道南中有淅中敬菴許公許昔守盱江方格不與近溪先生合遂不能

無疑於公衆以兩先生議矛盾從中掊擊之兩先生卒不以此少貶公盎數典試典成均為少宗伯為少宰皆所至以學與人薰陶少宗伯時覩時政日非疏以學進上曰臣得之父師者如此具全集中盎公學直窺性宗一切支離影響之弊剷削無餘知道者望公之意也消不知道者以公無岸异亦終不能窺公之淺深也至於疑公者謂其徒廣而不精日用與庸衆同情不知與衆同情此公之大處世儒安自藩籬與衆隔閡正公所深

憫而欲拯援者豈足知公哉公所著有孝經識仁編證學編存笥稿仕學稿皆一稟盱江宗傳居家立朝孝友誠敬溫溫恭人惟德之隅公有焉惜乎天不慭遺使海内覩真儒之效則信乎斯道益孤矣元其雖與公同年然同朝兩不相值惟庚寅與公聯榻數宵公兩過文江聚講龍華者亦不數日然兩人脉脉心期亦如先生之與盱江期在無言之表者故時思公恐千載後無能貌公萬一敬為之傳論曰五嶺自新會開斯道之傳增城繼

之及公起而不永年然由盱江而直接新會以近遡孔孟嫡傳者舍公誰屬昔人云南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信哉或者以公尊師竊議其跡不知公之尊師非當仁不讓不能如是之勇然公非尊師也尊道也嗚呼非身有諸已誰復知在三之誼此難與庸衆人道也

大理寺左少卿健齋曾公傳

公名乾亨字于健學者稱為健齋先生故方伯梅臺公仲子而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見臺公弟也早年方伯公

見背依少保出入惟謹廿一而舉於鄉又廿年而偕元
標舉進士拜合肥令以才調休寧休寧故壯縣人多以
簠簋損志而公泠泠氷操泊如也會江陵興度田役下
若東濕公不疾不徐事集民甦具汪司馬經野記中癸
未以最召入為御史未亟月露章劾大司馬司馬故江
陵嬖客先是安成劉御史臺自遼罷歸司馬時撫遼懼
無以中江陵雖秘汚安成贓私江陵手狀示諸客曰劉
生爾爾而以我飭賄何為劉負我我卒不負劉客以潞

公誦江陵公憤填於中久故朝官夕疏即罷且甘之疏
末云近世巧宦能為貪毒亦能為清潔能附權奸亦遵
蕩平其為貪毒附權奸甚秘而為清潔遵蕩平則人罔
弗聞見也者縉紳相傳為名言是時上親攬政有止輦
風吳縣欲禁言路自公及馮給事始後言事降者罷斥
者趾相錯矣補海州判尋陞推官未任晉職方主事三
年改符丞晉光祿少卿庚寅秋邊陲多警羽書旁午上
拊髀詔問九卿方畧僉對云互市已久人心靡玩兵馬

朽鈍邊臣故相蒙蝕非大振刷不可長恃請遴侍從中諸才望臣往觀之乃濟報曰可而公遂得大同兼山西道御史行事公拜命曰吾家世受國恩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吾敢愛三尺辱明天子命隕家學為遂單車按行部落所至錢穀纖細必核而材官即大帥骫衆議不少貸所臚列著為絜令旃裘聞而相戒不敢犯境上報聞上嘉悅陞大理丞晉大理少卿公為少卿時值京察冢宰餘姚孫公考功高邑趙公二公精心職事一時宵人

懲汰殆盡而盤當路旨乘機出趙已而罷公呀然曰是陰陽消長否泰相乘之機也是君子小人進退之會治亂之階也忽而疏銓臣功弁語侵輔臣不報同事者聊城王公汝訓南樂魏公藴貞諸曹郎閧而角起當路稍不能堪推公開府者三不報遂乞骸骨歸卒江寧旅邸公之歸也詔撫按報公痊可起用而海宇日竚賜環一疾不返惡公者獨人耶公蚤年宕蕩計偕歸而受學文恭羅公嘗自論初如萬馬犇馳久而收心緝性如馬有

轡不復放逸公生平沉潛渟涵初宗石蓮既而與海內諸君子交相切劘晚而信西方教曰異吾儒趨操者幾何而學欲徹性命之精此其津筏焉非深知者絶口不譚閲如也公之學即門弟子不能窺其涯涘矣然公最嚴闗鍵取與廉家居及計偕皭然不滓人以孝廉待公公欣然受之以少保故待公公辭不報與人初方而嚴既入仕路幡然曰疇非吾徒予能無情乎居嘗憂世急才根自天性與少保公雖怡怡而事有當詳盡者反覆

不厭少保改容受之葢嘗論世學者譚脣霏霏淵畧觔
行公醇深粹穆稠衆中不輕吐單詞然自束髮至葢棺
自大廷及幽獨行有繩檢言無瑕疵起諸先儒與公揖
讓無怍顔矣元標弱冠舉於鄉孤立一意羣小憚之甲
戌公自都歸一見為忘年交元標小小排績擊節不置
頻年聯榻並軫千古已附驥尾公旦夕捐形剖心即元
標時露鋒穎亦不予逆元標遭譴來凡諸相知者時時
畔去獨公心如一曰此足阨鄒生乎予自賜環同朝兩

人撫今追昔有無窮之感一日嘆曰子之夜郎過計者曰待江陵罷政子得歸髮鬖鬖白老矣世間兒女口如是燕雀安知鴻鵠從古而然予曰髮白而老不官何如公大笑文元標以吏部郎休沐予舍里中兒故揣摩貴人意指造語進熟公具為予言曰夫此誶語不問知為讒夫也予曰公休矣吾丹心萎絶坎壈何傷寧與細人爭衡哉今元標斷茅深山以老瑣瑣讒人貝錦罔極嗟乎彼將謂堅可磷也白可緇也天下萬世公論可掩隻

手能蔽天而日月可蝕也庸詎知堅白有真日月亘萬古如新乎且此讒人者更相扱更相讎也而惜乎世之蔽蒙也愷悌君子公其人矣公墓且宿草少保曰予於家弟篤不可無傳謹為撮其大槩并傷心謠詠見知我藉其人耳大氐公自傳予安能傳公也論曰宣廟間吾里大理李公茂奉特勑進退百官一夕容死朝房無以為殮公卿助之殮歸廖公莊廷諍西昌官大理疏易儲事撾之殿陛血肉狼藉裹瘡赴謫皆邑名公卿也公奉

特勑飭邊政與李同幸而疏銓臣宄觸忌諱與廖同戇
英廟再辟廖不期年起為名臣謚恭敏勲載太常公竟
與李皆客死清風凜凜徒令後世頌名儒與景行之思
嗟乎豈非天哉

文臺陳公傳

先生名履祥字光庭學者稱為文臺先生徽州祁門人
也世以文學顯父吉山公以名士久滯青衿又得先生
晚有奇徵異之十九為諸生與諸少年狎遊忽江上逢

大盜歸而遭吉山公喪身為家督負重責拮据艮苦邑有謝西原里中祭酒來諷先生共學先生曰日夜持籌思酬先責未了何學為西原曰此正為君竟先公事先生攝衣而之講席聽諸君爭言喜怒未發前氣象何若君未契然意睎昔益恬延西原為二弟師竟其說時而冥心時而辨論曰諸君皆未發予愈觀愈發心神物也予安能使之未發諸君不相下去而為詩結詩社者數年默契生尅之旨作易嗀曰生生之謂易而基於土土

為萬物之原攜而就正焦弱侯太史太史曰吾不能有加於子羅盱江先生且至子姑以俟之先生遲盱江月餘果至諸贄而謁盱江者數伯人盱江目視先生而却其刺不納諸人爭笑曰君未艾髮白公謂爾老而無成爾先生曰公意未可測依依左右公每夜至必令先生歌歌罷公啓曰子聖人耶神人耶先生曰我做得聖人公搖手去曰未未如是者更旬以為常先生披衣旁皇廢寢者連宵越旬公復至問如初先生曰師即聖即神

公曰問爾而以我對先生曰師即我公命人取席約先生弟子籍先生又連舉所疑信者質公公喝曰不信所疑而疑所信益大省從公之揚州公復再訊曰何似先生曰不離戒慎恐懼公曰既契本體何說戒懼先生曰亦著不得不戒慎公大笑曰如是如是今吾為吾喜既而耳屬先生曰陳君陳君予守寧國時啓迪告戒時雜禪語今年來一尊孔矩且知孔矩之無以尚更不必從它門乞靈子為我以移吾邦人士俾知吾學有歸先生曰

諾已而先生道日明從遊者幾遍南國人士貞復楊少
宰焦太史輩語先生曰盱江得先生而道行先生語貞
復諸公曰師學得公等而尊子從旁贊曰吾輩易地各
有事顧陳先生以布衣倡學江左自泰州無兩焉貞復
曰然先生所至結會將老以畢此學予再三促先生膺
辟薦始赴公車先生過文江者至再大言小言亡不胳
合近兩人有堅晚之誓盍不約而同者所著九經翼及
各集種種不具論其大者宅懿行自有紀述先生進予

尚不知其止也論曰剩夫以布衣開閩傳先生以布衣衍正學今明有兩陳子然可追江門正宗者必有所歸世必有知者予獨悭盱江一見以千古相托同貞復夾轂而倡師傳貞復往使盱江澤無窮者誰之力哉

頤學集卷六下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顧學集卷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王時發

願學集卷七

明 鄒元標 撰

祭文

告諸儒文

自甲戌聞道之日迄今七禩矣其間時興時仆或得或失雖有不同然一念不昧不泯皇天可鑒戊寅入夜郎自謂得竟昔志然間閱佛經及白沙先生諸書知有此

理若無入處如欲入都下未躡足未裹糧直須時耳近看王陽明先生諸書訓物字為事字意之所著處為物格是格其不正以歸于正不肖始知有著力處一日而生有一日功課一時而學有一時功課知體不是著空此學非靜坐可待由格不正以歸於正由無不正以底於忘其所謂正此聖人能事標不敢不勉也惟冥冥相之

盧溪祭濂溪先生文

標謹祭於大宋濂溪周夫子之靈而言曰洙泗既遠聖

學愈晦天啓先生獨闢草昧太極有訓無欲有誨真鑰一起頓醒狂悖河洛並出濟濟同輩遠遡厥功孰與之配標志道有年苦力不逮近識此體與物無對一者為要終身謹佩嗚呼斯道茫茫弘之有待我今不承斯文安在一念有疚靈不我貸

奠朱鑑翁師文

元標不德今歲季春有妻之喪越九日有母之喪肝腸碎裂不醒人間事有傳師訃音者元標謂師神王千古

當如罔如陵拒不信既得同門曾中甫報書謂親含殮吾師果真矣元標如癡如醉無淚可揮天何降割斯文之酷耶憶元標自癸酉蒙師甄錄師愛若子弟見元標範我馳驅也忻然喜虛縻時日也戚然憂是時元標初失吾父師所以愛我昜我何異吾父也元標遠戍夜郎師以骨鯁為民兩舟相遭楊子之濱師解紱分攜泣數行下視元標猶子也既奉詔生還與師或合或離師坐我春風貽我瓊玖古人不能得之嚴父而元標得之此

豈世之曰師曰弟子云者可同日語哉憶師爲吉州李時年方弱冠丰采凝峻人咸以古名臣事業待之浸浸向古逅裹著巳人皆以聖賢品格望之乃今觀師所造有一不酬人望者乎茹氷攻蘗有寒素士不能一日堪者師卄之若飴矣不知師清風遍滿海宇者三十年一日也案無滯牘有老吏所不能决者師剸決若流矣不知師懾探九置反側奠宗社磐石拯瘡痍袵席者難更僕數也葢嘗觀師有琴鶴相隨高風而不欲以節顯有

撥亂反正偉畧而不欲以功名實見其是也萬人必往灼見其非也賁育難奪見人一善也愛之不啻口出濟人之危也拯之不受髮膚陰德隱衷有人不及知者難一二數也葢師生平服膺者千古大成之學術所步趨者濂洛闗閩之遺矩最惡者異端而未甞矜其知見痛懲者新學而未敢越其尺寸方今學術龐雜士鮮正鵠方頼師以挽回元化而師竟飄然往耶嗚呼山崩川裂梁木其頽小子何依穀我其誰臨風抆淚聊寫哀辭元

標大事稍襄當圖為築塲之役以報師知師其鑒兹否耶嗚呼師之神如日在天如水行地中元標終不以師為亡也哀哉

奠定宇鄧先生文有序

定宇鄧先生宇內醇儒也予自癸未一謁而别兩人脉脉心相期許庚寅再晤投分日篤辛卯壬辰處于白下則交日深先生不以元標為不可教葢骨肉矣拜别而南有浹浪浪既各還山辱先生期我晤言元標矢志丘

園固謝不往然譚心交昜無月無音自去年元標迭遭大戚摧心折骨音問稍疏意先生起居無恙忽近道先生病急者元標不信謂旬日前猶得先生手書端肅如生平未幾而凃光禄丁叅知且報訃矣元標哀傷之後無淚可揮展轉牀簀終夜不寐盖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客有傳先生覩化時事業已齊死生幻塵世吾輩以死生為拘拘得無為先生悲憐乎然先生正已物正噴薄風雲可以胎育元氣漱石枕流可以領袖善類今岩

墍無先朝端失色縱不為先生悲能不為天下世道悲乎或曰先生少負重名白首一心乃今完璞以歸儒林哆為盛事先生可死不知先生生前既忘名相死後何期聲稱語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夫以名相觀先生則囿方之内者也葢嘗觀世間慕學者十而九不落支離則墮影響深潛沉毅靜證幽探有先生其人乎善譚者十而九不儕功利則落譎瑣平心率物克孝克友有如先生其人乎竊嘗擬先生深潛純粹似顔子

方正嚴肅一團和氣似二程無不可對人言似司馬君實洞見大意似陸象山早辭紱冕似錢若水家貧晏如似羅一峯五十孺慕似老萊子化行國子似陽城嗚呼先生胡可死今竟死吾悲夫世之不祚而天之不佑人國也罕生逝而國子悲鍾期死而牙絃絶吾又悲夫同心之難再也屬襄吾母大事不能走哭先奠之以短辭曰猗維先生式如玉式如金行不愧影寢不愧衾所可步者恂恂孝友之行不可從者泠泠萬古之心五老

兮徒高宮亭兮自深吾欲以破吾琴猗維先生采江蘺餐紫芝心潛姬籙獨玩庖羲豈章縫可玩而知即鬼神不得而窺白雲兮飛飛有淚兮沾衣吾其疇依先生鑒之

祭張陽和中允文

世固有眉面千里亦有衽席越秦余託知先生也葢自不知其何因昔余羈縶黔天也親友避匿形影凋零而先生手琅玕托吾師朱先生以贈我也歷千古其並陳

及余奉詔歸里先生適持節星沙之濱雖左道未獲相識也擬長安千古而為鄰不謂羽翰差池先生遽已返其真徒令開篋笥而擬心神嗚呼世豔公者謂公掇元魁芥上第不知公抱足以酌元斗秉大鈞世才公者謂公富著述裕經綸不知公學近宗文成而上遡子伯淳嗚呼時非龍蚆文曜沉湮士失山斗人泣鳳麟如可贖兮何啻百身元標感念疇曩千古酸辛遥望若耶薪芻敬陳靈兮不爽監此明禋

祭胡盧山師文

真元氣散大化綿邈天挺吾師為世先覺蚤躭柔翰詞場磊犖既謝雕虫潛心正學文莊文恭歸依切磋奮翮雲霄青天鸑鷟昭代山斗曠世濂洛陳情歸養翛然一壑棲心於無全真于樸衡齊纚纚諸儒剽剝聖闕淵詣心印獨握見者心醉聞者沃若詔起八閩式瞻喬嶽胡然一疾遽乘雙舄夜堂帳冷真人不作深山窮谷心恫神愕元標樗櫟小材師謂可斵詔我懇懃期我恩渥頃

賦歸里懼辱且數閉門内省漸歸于約師友凋殘碣勝離索敬陳些些詞潸然淚落嗚呼英風不再玄咳猶昨溟涬不死神遊廣莫生耶亡耶德行有覺師其啓我見孔于卓

祭萬思默先生文

豫章之西代有名儒惟公傑特松栢貞姿摳趨石蓮能自得師齟齬權奸未竟厥施施雖未竟吾道所宜采苓逍遥盡謝雄奇倐然自得氣歛神怡收功于一世莫能

窺抽繹圖畫遠遡庖羲剖晰玄微心印獨持期公大耋為世蓍龜忽聞仙逝泰山其頹元標里中末學世目為癡公與文潔右挈左提二公並往奪我師資孤立天壤誰知予悲薦公以酒誄公以詞公實不死天日臨茲

祭袁玉蟠宮允文

天扶元化代有名儒匪無名儒而多管窺猗維先生天挺雄姿篤生湖湘能自得師直窺元始玩心庖羲收功一源陋彼支離大言小言琳瑯並垂學成行尊德望羣

推爾我論交跡阻形隨剖晰疑義迭奏塤篪我毋謝世先生大慈卹死存生遺以些詞方望先生爲世蓍龜胡天不憖吾道之衰如彼瞽者悵悵莫之如彼跛者誰爲持危世道交喪中心悵而東匆難致南望神馳嗚呼身不必顯斯文在兹壽不必永萬古惟斯身有去來神無不之孰短孰長我又何悲哀素遥將我愧後時先生聞乎豈謂吾私

祭曾健齋大理文

吉運休明篤生吾兄賦性嚴凝秉氣孤清早登賢科摳
趨先覺以啓以沃遂聞正學連蹇春官而博一第壯年
出令政稱卓異天子曰賢特名內臺一疏明光遥謫海
隈量移樞司續奏有成羣推德望敭歷列卿邊釁忽開
帝曰汝才汝往視哉以慰我懷君感特知夙夜驅馳有
知必言以酬清時歸報一人天顔有喜僨帥驕軍側目
以視數奏廷推而多齟齬飄然拂袖何計投杼屈指仙
帆計日而還共采芝术並隱東山胡天不慭忽爾仙遊

石城眇眇丹旐悠悠憶自接交辱兄忘年譚藝論心形骸可捐君有獨往人匪深知影響擬議陋彼世儒君有忠猷其心孔亟井汲不食為我心惻為吏而循為儒而醇如可贖兮何惜百身摛詞哭君顧影自憐君神何在眺彼旻天

承德郎雙崖府君鄉賢祠文

我里先覺代著旂常追德報功歲序烝嘗言念我父夙步周行兹奉皇恩特褒為郎涓吉祠祀耆碩頡頏卬瞻

英爽明德馨香後先賢哲濟濟一堂如玉如金爲龍爲
光嗚呼士無顯晦作善則祥我父隱儒身没名章被褐
懐玉有韞其藏何幽弗顯何微不光衣冠楚楚鐘皷鏘
鏘神其啓佑奕世彌昌

先承德郎雙崖府君入鄉賢祠昭告

痛惟我父實學名儒生平偃蹇有志未施仰荷皇恩天
寵褒貤司封請命太史摛辭名賢俎豆鄉有特祠兹奉
父主敬祀於斯嗚呼善績厥躬而發于兒匪兒之能我

父之貽臣未報國若有隆施臣職有缺子心則怡有清者酤有楚其儀千秋萬祀永言孝思

顯妣羅太安人焚黄眳告

母皆有德孰若我母慈惠温良内外無間八十年而猶新母皆教子孰若我母教育元標百倍勤渠目覩數十年艱危悽愴浮沉宦踪歷人世所未有之艱辛元標巳滿三年例得恩命母戒勿往子不甚朝端耽耽之權臣元標恪遵母訓潛踪不出不謂我母仙仙乎天遊而始

得被此温綸天語洋洋雖報母之志少申孰若早跽以奉吾母今吾母聞予不聞予俯仰蒼旻有淚沾巾嗚呼知子道之未純幸寸心之不泯母其黙佑世篤忠貞

先妻江安人焚黄昭告

維妻之德温恵慈仁偕我茹荼更僕難陳冀妻同老夙志少伸中道棄予岐路伶俜妻没一載始被恩綸衷腸誰訴淚落沾巾幽明雖異罔非君仁夫雖負爾萬祈鑒歆俯仰陳跡不昧者神妻神如在千載猶新

願學集卷七

願學集卷八

明 鄒元標 撰

雜著

書明道先生語畧後

明道先生之學盡識仁定性二篇考其時年二十四以是知聞道不論早暮有自少悟者有老而不悟者在見地徹否耳或曰先生所謂以誠敬存之者與仁有異否

曰先生有云誠誠此者也敬敬此者也非別有一個誠別有一個敬先生言之詳矣且先生所謂誠敬者非防檢非窮索而後儒以防檢窮索為誠敬真白沙語云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嗟哉

書陽明先生語畧後

予嘗讀傳習録以先生之學在是書迮而知先生之自得不盡在是書也葢當時格物之說浸淫宇宙先生力排其說約之於内其後末學遂以心為内者紛紛矣與

逐外者何先後間耶且當時先生隨人立教因病設方此為中下人說法而所接引上根人則本天津證道一語盡之學者當直言無疑可也嗟乎先生當時所造就者濟濟令吾吉豪傑岳立然未有作人如先生者子於先生不無遐思

書象山先生語畧後

象山先生自少即悟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古人之學先立其大此可槩見然非先生刱言也軻氏曰仁也

者人也形色天性也即先生宇宙吾心之謂先生於天人更無分别而後儒以人合天惟愈欲求合而愈離矣或曰先生一生學與元初所見未見月異而歲不同何耶予曰聞見之學日積月累知其所有無忘其所能衆皆見其進也德性之學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即先生未之或知也此其趣操皆殊矣或又曰先生之學人皆詆之為禪何耶予曰此以耳食者也夫先生所誨人者孝弟忠信所謹者庸言庸行故詆先生為禪者非但不知

禪且不知儒

書慈湖先生語畧後

慈湖廓然朗徹始於扇訟一提當下直見本心可謂勇往直前矣至所闡師訓以無意該之非但有功象山方且有功聖門竊嘗聞諸儒闡為學之要有主靜者有居敬窮理者有格物者師之傳弟若手授密藏弟之受師若頓起沉痼不知大道本無一物師不得傳之弟子弟子不得受之師一無意盡之矣彼意立我成我成而人

已異人已異而議論滋無怪乎指先生為異端而議者紛紛也

書白沙先生語畧後

予自志學聞諸先達言必稱先生取先生書讀之益數遍矣先生論學在静中養出端倪又曰吾學以自然為宗予亦嘗用心于内似端倪呈露廿餘年無所得又嘗究自然為宗之旨與先生之學似若扞格近知先生之學自得者深非言語可求也夫端倪無處無之予以端

倪求之無怪乎不得其端也道本自然予有心求自然終與自然者殊也先生語云求静之意反覆圖之未見其可若遂行之秪益動耳又曰從前欲洗安排障先生所謂養出端倪自然爲宗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書心齋先生語畧後

或問鄒子曰泰州崛起田間不事詩書一布衣何得聞斯道卓爾予曰惟不事詩書一布衣此所以得聞斯道也葢事詩書者理義見聞纏縛胸中有大人告之以心

性之學彼曰予既以知之矣以泰州之天靈皎皎既無聞見之桎梏又以新建明師證之宜其為天下師也竊嘗論新建有泰州猶金谿有慈湖其兩人發揮師傳亦似不殊斯道不孤德必有隣予于兹益信或曰泰州主樂末世有猖狂自恣以為樂體奈何予曰此非泰州之過學者之流弊也夫流弊何代無之終不可以流弊而疑其學

王夢峰先生贊

心慈而惠又確以誠寤寐先哲遵古攸行孝孚閭里行

重鄉評逸民高蹈儒者章程謂公慥慥無愧斯名

書天下善士卷

予病卧白雲官舍彭生德卿持劉學使友善卷索書予觀德卿老成練達無能措一辭雖然予所謂友善者不同說者謂予為一鄉善士斯友一鄉善士國與天下皆然若然則一鄉之不善者將置之度外耶予謂若果為一鄉善士則一鄉之人皆善士也果為一國善士則一國之人皆善士也果為天下善士則天下之人皆善士

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無賢愚無古今一而已我輩為善亦當無賢愚無揀擇並生並育俱立俱達熈熈皡皡即有至愚不肖者在其間亦竭力引掖獎勸相率而歸于善譬之春風弘敷百草向榮所以謂之善若然則漁樵畊牧皆吾真友不必冠冕也閨閤寢室皆吾實學不必四方也成人之善有大小則所就亦有大小苟曰吾為善士所友者止於善士不過孑然自小自度之人一膜之中秦越同胞雖謂之惡可也奚善之有故曰大舜

有大焉善與人同又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此聖學脈絡必明乎善而後知予之非安也嗟乎今志學者衆明善者寡德卿致意劉使君予之所朝夕未能者此而已其何以教我

書無涯公卷

崦泉周公晚年别號無涯公所著有無涯傳鄉人莫測所謂以問鄒子鄒子曰夫道渾然太虚而已虚生氣氣生形形生名人見其迹輒以為有徇生執有者道術為

天下裂上知之士則又求之無名無形無氣之始甚至糟粕仁義桁楊禮樂皦皦然曰無竟不知與執有者奚異又有憂世君子欲為之調劑曰有則滯無則空求之有無之間不知所謂間者將安所在至聖經綸立本知化一無所倚若有所在是有倚也吾不知公之所謂無涯者果執無之見耶有倚耶無倚耶公昔受學羅太史文恭公膠庠擅鑄人之譽鳴琴流愷悌之聲飄然賦歸行誼純固有柴桑風致柴桑罷官後著五柳先生傳以

見志余讀其詞神王千古因嘆柴桑葢幾於道者往往為其清節所掩然柴桑固不有一世又安有千載可不必論也公官與柴桑同無涯之况得無相類也雖然同不同無論莊生云以無涯徇有涯殆已公不以無涯徇有涯余又安能以有言徇無言哉他日與公騎决莽之鳥窮汗漫之野相眎一笑而已

書胡黄溪扇

癸卯春予扁舟白鷺環溪胡叟同坐問曰人講學在修

德夫子首曰德之不修方才說學之不講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予聞而心喜告叟曰世儒説修德非尊德性之㫖也德性曰尊髙明如天一物無以尚之之謂也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修德者知無修之修則尊亦大矣

書上國勝遊卷

吳孝廉光卿舉于鄉七年計偕癸卯春始擔簦從庾嶺遡章貢望武林金焦入齊魯去社友為之賦勝遊明珠

灼爍光卿載之為行李重鄒子告之曰今人居房闥者望天日則目為之暢由邑井而之郡國者則神為之曠自郡國之天下耳目肝膽非疇曩有矣予嘗謂登東山一章孟子教人開見地法門夫學雖不滯於見却以見入今世士局局然矜飾莊嚴如井蛙夏虫不可語大道者局于見也子行矣之齊魯所見者非泰山乎予嘗偕友躋其巔與培塿無異竟其窅奥深厚終身不能盡夫斯道日用庸常無踔絕奇異終身由之不能盡亦猶是

已子究所謂不能盡而無可致力者然後爲天游也已

逍遥樓銘有序

元標拜别予師十餘年每一念及寸心如搗師非但知我且成我我年入老大始知古人在三之義非虚語白髮在堂遠遊未能回首山陰道上春風如在忽師寄逍遥記一冊元標捧而讀之喜師邃學非近世謭謭者可窺而客有在坐者曰先生以講幄儒學簡在聖衷兹寓内靡寧東倭跳梁礦使四出所在方岌岌讀先生文寄情

烟霞魚鳥間花木竹石自娛眎古人江湖憂國之義不有間歟且古之抱膝隆中畊莘版築者乃心罔不在王室也以視先生謂何元標曰先生純孝人也聞之先生父為東武公博學宏辭方正廉潔士竊其餘膏輙取上第為大官公獨浮沉州邑間以循良聞海内士紳至今高而惜之茲山故公樂適地先生居之若曰見公羮墻間無之而非親非忘世也古人常於孝子之門求忠倘王明用汲先生不乃以見公羮牆者試其未竟萬一乎客

曰知師莫若弟子子言誠有當先生但記云陽見而氷消者然則消與不消有別歟元標曰否否若以清者而易濁是二之也譬之水凝則為氷融則為水水與氷消與不消寧有二哉而世儒以道心主則人心聽命不知其所聽命者有方所歟無方所歟此非深造天德者不能不溺其所聞而先生所謂無住而無不住無在而無不在恢恢乎得斯道之大門下士奉為蓍龜敬系之銘銘曰巖巖東武飛鎮山陰蜿蜒百里峭壁千尋誰其似之

翳我朱公名實相副穆如清風筮仕紫桑名振循良再剌維揚方駕趙張萬姓倚毗旋賦歸來詩書枕藉鹿鶴裵徊爰啓後人一經授受源深流遠根培枝茂伯也服官議讞持平未究厥藴克嗣家聲仲宗伯師世之羽儀結廬兹山用永孝思兀坐危樓其身則幽白雲莽互黃鳥相求煦以海日蕩以長風以逍以遥萬象皆融其融維何不即不離如人飲水寒温自知言寄鄒生予今而覺負笈而來予共爾學小子聞之實獲我心奉以師保

天日如臨身未能至心則嚮往矚吉南來齋心亟丈師其啓我無即于頑拜題蕪詞誓永名山

瀧江講義題辭

瀧江歐文忠公阡表地其地多山山嶔崎磊落盤亘百餘里一水從虔溯歐抵瀧三獅踞瀧頭入其境者如陟清虛玉都人文自文忠公至今鬱為海内冠冕先母羅安人玄宅今厝漕坪與瀧伊邇予習與鄉人士遊間拈書義偶有管窺得二十八章同志諸君剞劂以傳予連

遭大戚二毛蕭騷形枯神憊不知學强商學不知書浪說書醜態畢露狂譟未改先覺長者憐予醜發予覆洗心而改取日虞淵未晚也

仁文瀧江兩書院增定藍田吕氏鄉約題辭

邑故有約而間有借公道逞胸臆者予頗厭薄之年來世事漸乖奢靡相競蕩然無復先民繩檢因思子云以約失之者鮮夫約則鮮失不約則滔滔莫迈寧獨鮮之云乎哉乃取古藍田約洎邑中事刻于兩書院巨細畢

載冀輿邑人士舍其舊而新是圖書院衿庶畢集耳目章明嵗時商略舊學與約偕行庶幾稍有維繫人或重學而輕約不知道無隱顯事無精粗約即學也程子有云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子謂兹約亦然有能實踐約語無愧衾影雖聖賢復起當與同符不即縱譚心性若數家珍一二不為里巷子揶揄者眇矣

仁文會約語

一先悟學以悟為入門猶適遠者以問道為先務適遠

者苟不問道里曲折山川紆迴其不至擿埴索塗者幾希故學必先悟然悟有不同有省悟有奮悟有透悟省悟者謂人生百年光陰轉瞬石火電光所得幾何何可不學也奮悟者思聖賢齊民原同一體蚤夜心思有爲若是而奮心生焉透悟者則神而明之實有諸已所謂不言而自得學之至也然有由言語觸發而入者有由練磨薰習而入者由言語入未必徹根由練習入則恒久不已而居安資深逢原之妙因之矣葢嘗論省悟者

如寐之得醒醒有復寐時也奮悟者如石之激火不激則無煙也透悟者如汗之透體渾然周流無復滯礙之患矣嗟夫透悟者斯道之正宗斯人如作吾終身請事焉一重修夫學以修為實際今譚學者實繁有徒無論不能化誨來學即多口之譏反增是豈人心盡無良哉則素行不足以孚故也故學必本修孔子大聖也以子臣弟友之倫為未能必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吾儕視孔子何如縱曰盡倫不過因沿於習俗之常而真意流

益於五倫之間者實有未盡分處故修在惇倫倫不惇是室而可無棟梁也顔子大賢也聞非禮勿視聽言動之訓輒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吾儕未必敏於顔子致飭於視聽言動之間者雖有然越於禮者常多故修又在崇禮視聽言動而可非禮是室而可無藩籬也伊尹任天下之重一介必慎故放君而天下人信之以其不以為利故也吾儕以身紹明聖直接千古之緒忽一介之義則雖有掀揭之猷其誰信之慎辭受取予之節者是修

之急務也夫學人修行猶女子持身未聞女子稍不有躬而可以為節者亦未聞學人闊略修持而可以言道者嗟夫世有克修此三者雖口不齒一字目不識一丁吾固知其得斯道之大端矣一貴證證者證吾所謂悟而修者也夫吾所謂悟而修者非他即吾之心也所謂修者非他亦吾之心也非非揪自我也孔子曰知及之孟軻氏曰始條理者知之事也宋儒曰進學在致知非吾所謂悟乎孔子曰仁守之孟軻氏曰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宋

儒曰行所知則光大矣非吾所謂修乎夫又非判然二事也悟者即悟其所謂修者也以悟而證修則不沮於他岐之惑修者修其所謂悟者也以修而證悟則不涉於玄虛之弊而實合內外之道二之則不是矣昔王文成公曰不覩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工夫已又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工夫斯語也修悟雙融非達天德者未易語此語學必透此而後可以言證

書太和卷

予嘗試之一念而和景星慶雲一念不和妖星厲鬼和者功德母也雖然和者人所自有非强其所本無也試觀赤子熙熙皥皥與造物游喜而不知喜怒而不加怒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居士之和睟赤子何如果復本體所自有耶亦取必於外而强自排釋耶復所自有者可以享帝可以事親達之邦家無怨强自排釋者一膜之外卒然觸之朝而焦火暮而凝氷而和之旨遠矣居士謂我然否

書同心之言别劉抑之使君

予自庚寅冬得聞抑之劉公賢恨不親其人既聞公出而奉廷對又思安得借公為吉典刑亡何公果拜吉州牧予歸卧青螺白鷺間時得炙公睟穆予與公年雖相若然覩公視身如處子服官如老吏幽閒貞静嘗自媿以為不及公以治平第一銓曹數請首召備交戟之選上深居法宫未得㫖而公嘗嘆曰夫不臺省不官耶出入内外罔非王臣粉署含香盡皆時彦吾無所擇官矣當

事者熟公趣操覽移水部未浹月内名旨復下咸相顧咨嗟曰胡不為今日地鄒子曰公品超世外而以世法覶公者淺也譚仕之義莫備于易允升大吉矣卒至于冥升夫至于消不富雖允升奚吉也素履以往似無咎矣終至于其旋元吉至其旋元吉亦豈止無咎也易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惟公今日以之吾人一念而冥即都三事而何厭之有一念而素升沉俯仰無之不可公行矣鄒子自期與所以期公者千百年千萬世此素心耳

持是素心可以配天可以享帝可以事君親可以對聖賢公勉哉無令素者久而緇也是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公有味愚言乎

白鷺會答問復

管窺說明明德即說齊治均平說學即說悅說克復即說歸仁說敬恕即說無怨真正復性自然民不能忘若忘畢竟復性未至此聖賢自考考人實語三說即一說第一義即第二義第二義即第一義未知然否 其一

管窺格物之說古來多端常有言如人入都門東西南北皆有路頭可入學者做得工夫片段到知止地步實與先聖家風不殊石本可也朱本可也不必拘拘然較同說異不知然否 其二

管窺未發之中常人未必有此陽明先生有激語夜氣幾希與夫嘑蹴不受即未發之中竊謂常人穿衣喫飯時時未發之中在若無未發那得已發除已發亦無未發看未發不必過深過高常人箇箇有但常人未必覺

耳其三

管窺二氏之學功行亦細密世之儒者實受其益即欲出語著書闢彼未必心服道路各别養生家一般存而不論可也不知然否其四

管窺不待擇而先服膺服膺何物必待存守而後擇請問以何存守若不先擇恐存守亦是入魔路去其五

管窺端倪即此不忍人之心也擴充息養瞬存不昧此真心也善觀之後先儒者一様無兩様同此直達同此

精密不知然否　其六

管窺反覆入身來此教學者真切語由真切而後能識心體識心體而後能求心心體彌漫天地古今能收能放能大能小不是儒者拘拘然以一腔血肉為心以一腔為心如春蠶作繭為求失放與求之義遠矣　其七

管窺調甫首尾疑體用未言人已盍調甫從用處得力即用即體愚謂此聖人光天化日語除人與百姓別無已除安人與安百姓別無敬若拘拘然守著一腔光景

為性為存為敬於人漫不相涉此後儒之失也曰至愚至賤將何為人與百姓曰一家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一生多少在何謂無人與百姓敬字還當體貼安字安彼此相安相樂無怨無尤之義能到處相安相樂即謂之敬切莫錯認善俗媚世為安為樂其八

學在知止又在不執知止公廓為迷眼打破意見良工苦心但愚謂善俗與超凡入聖鄉約與講學是一樣人一樣事無精粗不知然否其九

由龔使君言入躬行路由王先生言入正學路龔使君請于本原處指點何狀王先生曰此處難言愚竊謂使君問王先生荅本原歷歷昭然現前猶向別處覔本原不知然否 其十

管窺此章調甫以現前平鋪為學公廓必探至元本汝光以當下為原本王先生云真心無內外放不去收不來洞見真心矣不知鷺洲自來有此嘉話否 其十一

汝光深探有見通篇不能瞞明眼座上曰但除妄想得

無作和事語乎佛氏云不斷百思想菩提作麼長汝光

復我其十二

管窺譚國家舉錯惟當舉錯者方可言不然以吾輩為議政言生民利病惟𥁕心民生者可言不然忌吾輩如芒刺大都㑹中惟實體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二語方是本分䊦口一體冒認孔仁恐未穩當其十三

管窺調甫實落能充達得去精神亦自歸一即欲強之以悟心性彼葢知欲立欲達即仁也強恕即仁也忠恕即一

貫也愚竊謂果能充達更不必論心性矣能充能達處即是心性不必深隱其十四

管窺歸寂收攝保聚蓋各因人性所近而入若調甫則用不着譬之人有用宣洩者有用保和者學何能執一但初學由此學不致放蕩其十五

管窺告子之學實出世宗吾輩但當存而勿論孟氏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其言自穩當其十六

管窺良知之說遞相口傳失真予實厭聞昔年在青原

有童子歌良知詩予因曰冒認良知語濫觴予輩當濯以清風超度之須臾童子歌古詩調甫曰良知當下即超度矣雖戲實挈緊語茲會譚良知語頗少予心喜嗟乎誰知不譚良知之真良知乎 其十七

管窺不住即常住千古定論 其十八

書白鷺會語後

白鷺勝會元標以病未能赴然神進矣方捷闕自訟侍御公郵書望予意甚篤且屬以會語見貽元標乃敢續

管窺答問後以當請質諸先生言為現在會元標言為未來會要知面不面言不言亡間也憶三十年前在青原予與調甫汝定公鄜汝光子開齋祓盟者幾千人而縉紳中獨王先生少曾幾何時諸耆儒凋落獨王先生如魯靈光居然狎主所執鞭弭從者猶然吾黨數子今不無踵其後者是盼望勗哉吾黨人生墮地更有何事無以玆言為瑱而時參研之以底于成千里得一真儒若比肩也矧吾里于道自其天性𠎝焰焰相續侍御公

功德螺鷺者益侈且大哉

乾城紀遊引

予讀劉玉受先生乾城紀遊三十年山川雲物境象宛然在目前元某以罪械而逹纍纍然旦夕莫必其命而先生乘傳奉王命以逹苦樂雖殊致然元標賴天與憨皮袋諸悽楚處頗不為楚而先生著作又能為諸山川點染妙出無窮佳致元某是時為老頭巾所壓作擔板漢先生則浸浸乎時以境證心時以心化境時而心境

俱融非流連光景者壯哉遊乎西南天地流光多矣雖然元某近有言曰學問未知入處須知入處既知入處須知出處一知出處須知落處先生是紀入處具見良工苦心而出處落處它日續紀再出必謂鄒生從夜郎王走一遭亦不辜負兩人相視而笑何如

圓塘錢氏興文會條件

錢氏祠以興文名會常走予求為諸士約予數年未之應而諸先輩請意殷殷予愧難言然意不可負敬書數

語後有聞言而知請事世必有興者即或弁髦予言豈無一二有當予心者乎有當予心則予言不徒矣

一文之一字最難言今業制舉義便以為文不知曰文不在茲是時無制義可作夫子曰文其必有所指矣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文王之所以文在純一不已不已者果何物乎諸生叅得明始可以言文

一士患無志所以從蓬蒿中錯過鬚眉丈夫何謂無志搦管時思量作秀才一作秀才便軒然里閈宴會中人

之屬必赴里中些小小氣必聞官自待甚小如何得長進若是有志士思量我這箇身子參天參地如何混過一生必不肯赴宴會必不肯圖小利必不計較小民無論科名即位極人臣浩浩坦坦無所不容又有一等自恃門第家中些小事便欲逞客氣說是扶門面不知祖宗門面所以大者是有好人好樣子若如此扶門面不過刻削元氣天理昭昭何益之有

一世有興者必是陰德自已心地好若未積陰德今日

思量得志報其仇明日思量得志行其事鬼神先已奪其魄故一門之内雍雍穆穆忍人讓人必有賢子孫天來報之未積陰德未存心地縱詩書滿腹如樹之無根必立瘁矣

一令世相逢動輒訴窮一窮字不知丟却了多少豪傑先輩也是如此窮如何濟濟先輩却能耐得令人耐不得學未成文未通便欲求館不知一到館主人請得一個先生來自已好歹全然不知兩目晦盲只見退不見進故聰明少年有志之士真正苦讀予嘗譬山僧苦行

修持鬼神且來歆食何況人乎不然請試之世有一心讀書而餓死者是里黨宗族皆仇敵予當受拔舌之戒

一讀書作文自有一種竅妙書有書竅文有文竅父不能傳之子兄不能傳之弟在人自悟但從熟中出悉中悟悟中悉一日能留心日日能留心後常如此三年無不過人之理親明師聚良朋遠匪人此特其末故以語于終焉

以上五條四條立根本後一條是枝葉根盛則枝葉必

茂英俊子弟留此種在識田中自然另長一格若以我
爲藥言也惟命以我爲狂言也亦惟命文肅公輩地下
有知其必不以予言爲狂矣

書刻汪子手持孝經贊

孝者學也學者覺也經者徑也路也以孝爲徑路天民
先覺實不越此世有疑堯舜之道不盡于孝弟是惡知
孝弟配天地參三光亘萬古堯舜而在今日盡孝弟寧
有窮時性中只有不足故夫子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此是實語或又以夫子為謙辭此不知自性又惡知夫子知性者生生世世只有此一路再無有盡萬分之一處宜君疇三復數年躬為之賛也嗟乎天下有一人不明此學果可謂我之孝乎古人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正如此義

願學集卷八